

“海绵城市”概念提出者在巴西意外离世 俞孔坚:对热爱的地球探秘永不停止

巴西当地时间9月23日晚,一架小型飞机在阿基道阿纳市坠毁,机上4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学62岁教授、中国知名景观设计大师俞孔坚。随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相继发布讣告。据悉,俞孔坚教授当时正在潘塔纳尔湿地拍摄一部关于“海绵城市”的纪录片。当天,他还在自己的个人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段影像,视频结尾,俞孔坚称,“我的探秘,才刚刚开始”。



出“海绵城市”概念的灵感。

就在今年的9月18日,俞孔坚入选《福布斯》“全球可持续发展领航者”榜单,系唯一中国学者代表。9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国际设计科学大会上,国际设计科学学会追授俞孔坚“国际设计教育成就奖”。

据悉,俞孔坚此次去巴西是为了参加2025年国际建筑与城市规划大会。巴西总统卢拉9月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他表示,在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时代,俞孔坚提出的“海绵城市”理念已成为全球典范,这种理念兼顾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正是人类未来所追求和需要的。

不同设计思想的践行

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俞孔坚回国受聘成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投身祖国教育与科研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

回顾俞孔坚教授的求学治学之路,他也如同一块海绵,经过不断思索与实践,在持续的创新和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他反对“过度化妆”、忽视生态功能的城市“美化运动”,提出“反规划”理论,即先规划

和建设保障土地生命安全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湿地、绿地系统),再在此框架内进行城市开发,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2001年,俞孔坚带领“土人设计”团队建成的第一个项目——广东中山岐江公园,将破旧的废船厂改造为主题公园,成为国内首个工业遗产项目;2002年建成的浙江台州永宁公园,则首次践行“反规划”的理念,恢复河漫滩的生态;2005年的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项目,则是“生产型景观”的一次实验;2007年建成的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则体现了“最低干预”的设计理念。这些代表不同设计思想的项目,无不成为景观规划领域的某种模式与样板。

在北大的校园中,俞孔坚教授也将“海绵校园”构想逐步落地。在研究和教学之外,他带领的“土人设计”团队在全国及全球200多个城市完成了千个项目,涉及百余条河流,获百余国际奖项。俞孔坚说,他家中箱子里还存放着一包采自家乡村口林子中的黄土。“我叫自己土人,我的团队也叫土人。我这个土,就是家乡的土。”

综合自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都市快报、每日经济新闻、新华日报等

【声音】

“大约七八年前,有人问我对于蔡国强的烟花装置艺术的想法。当时我回答:‘对于所有刻意追求效果,追求规模的艺术创作,我觉得都应该保持警惕。’真正意义上的大地艺术,往往创作于麦田中和雪地上。它们之所以震撼人心,不仅仅因为它们有着壮观的视觉效果。更因为这种壮观的视觉效果与其短暂脆弱生命形成反差——秋天来了,麦地会收割;春天来了,雪地会融化。一切如流星划过天空。真正的艺术家们,耗尽心血却最终不曾在大地上留下任何痕迹。真正伟大的作品,只是经过大地,从不曾改变过大地。不知再说什么。强烈谴责,不胜痛心。”

——近日,户外某品牌与艺术家蔡国强联合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点燃大型烟花《升龙》。网友指责上述活动无视喜马拉雅山脉环境。随后,蔡国强工作室和品牌方分别发表声明致歉。9月22日深夜,《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在其个人账号就此事发布题为《气得编不出标题》的短文。

“更让人疲惫的是什么呢?是网上充斥着各种质疑、批评,甚至是攻击。说实话,我觉得不少人对我们有很多固有的偏见。所以网上经常会看到很多让你很生气的話。那时,我陷入了严重的内耗。挣扎了许久之后,我才下定了决心,直面所有的问题,找到破局的道路——持续地投入底层核心技术,坚定地从事互联网公司走向硬核科技公司。”

——9月25日晚间,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在年度演讲中表示,自己也曾因网上的各种质疑、攻击而陷入内耗。

“我觉得女性过了40岁之后,要孩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像我和曾伟昌,对于要小孩这件事情我们也是随缘。有也可以,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老实说,如果年轻10岁,我会选择(要小孩),但是我现在想通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爱自己真的很重要……如果喜欢(小孩)的话,我会努力地去尝试。人要为了自己而活。”

——近日,46岁的演员陈乔恩在某节目中谈及“要不要小孩”的问题,引发大家关注。此前,面对网友尖锐的“催生”问题,她曾反问:“一个婚姻长不长久,是用孩子来证明的吗?如果你生10个孩子,你的婚姻会很长久吗?”

“《三体》最初只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这几年来,它逐渐像植物一样成长。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在海外传播,向世界展示不断进步的中国,展示对星空和未来的想象。”

——近日发布的《〈三体〉海外十年国际影响力成果》报告显示,《三体》系列已在全球累计销售量超3000万册,其中外文版销量达650万册,已翻译为42种语言,获得十余项国际科幻文学奖项。作家刘慈欣回顾小说《三体》的创作经历时表示,科幻小说要产生大的影响力,除了书本身的内容外,还要依托于高速发展的国家土壤,而《三体》在海外的成功,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大后要做故事家”

1943年,夏友梅出生在川沙一个贫苦家庭,栖身的破旧老屋距大海仅有二三里地,每日潮涨潮落的浩瀚海洋,不仅滋养了他丰富的想象力,更塑造了他宽阔的胸襟。在童年时代,夏友梅就是个十足的“故事迷”。起先,他是缠着母亲、姐姐,晚上休息时听她们讲民间故事;后来,无论是春晨热闹的茶馆、夏夜纳凉的场角,还是秋午割稻的田头、冬日邻家的灶边,只要有人讲民间故事,他就会凑过去听。渐渐地,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一个美好憧憬:“长大后要做故事家!”为此,小小年纪的夏友梅开始尝试讲民间故事。很快,扎辫子的女孩、顽皮的男童、纳鞋底的妇女、长胡子的老人,竟然都成了他的听众。

初中毕业后,夏友梅回乡务农。正值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常趁小憩给大家讲个笑话,让沉闷的生活多些笑声。与此同时,他也从朝夕相处的老伯伯、老妈妈那里学到大量鲜活的歇后语,如“黄浦江上搁跳板——够勿着”“飞机上挂大闸蟹——悬开八只脚”“蚊子咬石臼——动阿勿动”“药材店里的揩布——苦透”“瓜田里的柴草人——摆样子”“用棉花做秤砣——没分量”……他每次听到,都立刻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记下,长年累月收录数千条,这使他的故事语言更加丰富、生动。

“故事大王”夏友梅

浦东川沙镇,是远近闻名的“故事之乡”。川沙民间故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2015年,“川沙民间故事”成功入选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故事大王”夏友梅长期扎根川沙,不仅长年深耕民间故事创作演绎,更悉心培养了一大批“小故事大王”。



“宁愿多吃半夜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故事的创作和传播在申城蓬勃兴起。夏友梅一边自己勤奋钻研故事创作技巧,一边认真参加文化馆的培训,使他的演讲、编撰能力在日积月累中不断提高,成功跻身沪郊第一批优秀故事员行列。

1975年春,夏友梅被调入文化馆担任故事专职干部,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他从“游击队”变“正规军”后,立刻全身心投入故事创作工作,常忙得废寝忘食,他曾回忆:“我常常挑灯夜战,宁愿多吃半夜饭,少吃年夜饭,也不愿耽误故事创作。稿纸写了一叠又一叠,故事本子改了一稿又一稿。有时,在半梦半醒中恍惚想到一个细节,哪怕是半夜,也立刻起床,开灯铺纸挥笔,奋笔疾书到天亮。”当地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关于他的趣事:有一次夏友梅忙于组织故

事活动,竟然在活动结束后忘了把儿子带回家;还有一次,他在家练习讲《救火英雄》故事时,大声呼叫:“快救火!”逼真的演绎让邻居们以为真的着火了,纷纷携盆带桶赶过来帮忙救火……

1982年至1992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连续举办10届“上海市故事会串”,各区县文化馆的故事员们铆足劲头踊跃参赛。夏友梅带领团队经历激烈角逐,连续8次勇夺冠军,名震沪上故事界。1990年夏,在“上海农村十大故事王”评选中,夏友梅凭借自己故事创作、演讲的雄厚实力,成功获得头名。后来,他相继获得文化和旅游部“群星奖”金奖、中国文联“世纪之光文艺作品评选”铜奖等30余个国家级、市级奖项,还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并成为“川沙民间故事”上海市级非遗传承人。

“让海派故事开出绚丽花朵”

夏友梅又有一个新思考:“要让浦东这片土地上,开出海派故事的绚丽花朵!”于是,在夏友梅和他的故事团队积极推动下,浦东故事演讲形式不断创新:从“一人讲”发展到“多人讲”,从“清口讲”升级到“伴乐讲”,从“单拿话筒讲”拓展到“配情景讲”,形式推陈出新,更加生动活泼。不仅用普通话演讲炉火纯青,他用川沙本地话讲起故事来,更添几分独特魅力,深受本地听众喜爱。

2005年夏,经夏友梅等的精心筹划,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首先发起举办首届华东“川沙杯”故事邀请赛,2006年,这项故事大赛被纳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系列活动,此后又陆续举办“浦东川沙杯”长三角地区故事邀请赛等多项颇具影响力的赛事和文艺活动,为海派故事的传播搭建了广阔平台。

2004年,夏友梅从文化馆馆长岗位上退休。如今,夏友梅已年过八旬,却脚步生风、声若洪钟,常写故事、讲故事,精力非常充沛。至于养生秘诀,朋友们觉得是他的“五为伴”:以书为伴,与茶为伴,与宠物为伴,与友为伴,与亲情为伴。这话虽有道理,但笔者与他交流时,发现更大的秘密:适当写故事、讲故事对养生大有裨益,写故事能活络脑筋,保持思维敏捷;讲故事可锻炼心肺功能,让气息更通畅。长此以往身体自然“棒棒的”。朱少伟